

> 杂记

一片结满玲珑小果的梨树在微风中向我们招手。梨园右侧是一个池塘,密密的荷叶托举着粉嫩花苞,频频点头,后面坐落着一排瓦屋。手机上的导航提醒:已到达目的地。

乡友张金星早已站在屋前等候了。举目望去,身穿黑色短袖T恤的他,敦实稳重,像极了故乡的那座墨斗山。

故乡剑川是滇西北的一个白族聚居区。那里的木头会唱歌,旋律随雕刀回转,节奏依斧凿起落,散发着木屑的幽香。有意思的是,在剑川县城外绿色的田野里,有一座石山突兀而起,形似墨斗,仿佛天地特意为此木雕之乡立起的标志。

是的,唐代时,剑川木匠就承担了南诏五华楼木雕构件的制作,宋代就有木雕艺人进京献艺,云南省博物馆至今珍藏着一件那个年代的木雕精品。可以说,剑川木雕是一部从未落幕的歌剧。而张金星,就是一个让木头在今天依然放声高歌的人。

十五岁那年,张金星开始握起刻刀。此前,他是学校宣传队里拉二胡的少年。琴弦颤动,歌声飞扬,在那些“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这算是难得的光鲜。然而风光的背后,是窘迫的家境——乐声喂不饱生活,唱跳顶不了柴米。像一代又一代家乡少年一样,他被父亲领到了刨花飞舞的工匠房。那刀曾经抚弄丝弦的手,从此要与木头、刻刀和沉甸甸的斧凿为伴。

那时的他或许并不明白,这一握,便是一生。

木头沉默,却懂得一颗刻苦专注的心。五年晨昏,刻刀成了他延伸的手指,木纹成了他识读的乐谱。少年褪去懵懂,在刨花卷起的尘雾里,在榫卯相扣的轻响中,长成了一个能用木头说唱的人。锋刃起落之间,他雕刻出的,是白族人用粗犷嗓门唱的《出门调》一样深刻的世事与深情。

那年到访建水古城,我被始建于元代之孔庙的壮丽所震慑。抬头细观修

墨斗山飞出的歌声

复后的梁枋,祥云飘逸,蛟龙灵动,瑞兽呼之欲出,卷草细若游丝,点染的彩绘鲜丽如彩虹,仿佛一支在古老木质上演奏的咏叹调。

这是一位深情的匠人,以木头为琴,用刻刀放歌,与元代先辈展开的一场跨越七百年的唱和。

后来才知道,这让人赞叹的华彩乐章,出自张金星的手笔。彼时,他虽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但被相关机构授予的“木雕大师”名头尚未加身,这气象万千的建水文庙修复工程,正是他告别“匠人”身份,走向“大师”之境最初也最响亮的宣言。

张金星带我们走进他的工坊,斧凿声叮当起落,他的几位徒弟正俯身木料,专注工作。从1993年起,他便“提灯”创立木雕公司,开设技艺培训班,使得一千多名握惯锄头的手学会了执掌刻刀。他的学员,有的扎根本土,让雕刀在木头上吟唱白族调,有的跟随他从墨斗山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昆明的门楼、成都的亭台、武汉的楼阁、南京的廊檐,都因他和同乡的步履荡起了剑川木雕的音符。这所昆明近郊的工坊,就是他近年“修行讲习”的一处宝地。

工坊侧厅为张金星木雕作品展示区,琳琅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关公、华佗造像,形神兼备,仿若真人;雄鸡、奔马雕件,姿态灵动,栩栩如生。《八哥登梅》《百鸟朝枝》《孔雀玉兰牡丹圆屏》等挂屏,层叠有致,于精微处见百态,细腻之中显生气。云南26个民族民居的微缩样品,各具风韵,文化内涵丰厚。这些展品,或如浅吟低唱的短曲,或似引吭放嗓的长歌,尽显精工妙思。

最令我心折神驰的,当属那幅《滇藏茶马古道》壁画。它由五块优质楠木雕板无缝拼接,高一点三六米,长六十米。壁画以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诸多技法交织,合奏出一曲跨越山河的盛大交响:西双版纳的雨林间,野象出没,村寨竹楼前,茶农指尖翻飞,采茶、萎

家门口的风波

垃圾袋渗水了。走过之处,尽是一滴一滴的菜油渍,好像蒙了油的硬币,粘在干净的地砖上,触目惊心。我只好折回家,拿起蓝布条的拖把,从四楼的家里厨房处,拖到家门口,再一直拖到楼下,免得别人打滑。同时也长了记性,厨余垃圾重的时候,外层就多套一个塑料袋。

现在阿芬却说我家门口有积水。家里的垃圾,一般都是我拿下去处理,但现在那积水什么颜色,多大面积,我全然不知。于是我打电话,询问家里人,都一一排除了。

家门口的小小几平方米,刚好也是该楼层电梯的出口,属于公共区域。出了电梯,可以走路上楼,也可以走路下楼。会不会是楼上的邻居或是清洁工阿姨路过我家门口乘电梯留下的积水呢? 无奈之下,我只好请求阿芬查看那个时间段的监控录像。而我和丈夫则干脆把残缺的对联撕了。

□ 原因

凋、杀青、揉捻的制茶场景呈现眼前;普洱的万亩茶山葱葱郁郁,市集上,茶砖与银两相遇,交易的吆喝穿越时空;剑川的古驿道上,玉津桥驮着岁月的密码,青石板刻着马帮千年的蹄印;玉龙13峰晶亮地逶迤,丽江的木府、照壁水车以及澄澈溪泉,让人流连忘返;香格里拉并流的三江奔腾不息,伴着村寨的锅庄舞和酥油茶;最终,乐声延伸至拉萨,依山垒建的布达拉宫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八角街里人们熙来攘往,逛林卡的藏胞载歌载舞,欢快的气氛洋溢激荡。自然风光的雄奇壮丽、马帮贸易的络绎不绝、民族生活的多姿多彩,皆被精准捕捉,重现了茶马古道从滇到藏的全程风貌,堪称立体史诗。

壁画场景之丰富、人物之众多,直追《清明上河图》;而对细节的雕刻,如茶农衣装的纹褶、马帮行囊的绳结、古城窗棂的雕花,又有明代魏学洵《核舟记》描绘的“细若蚊足,钩画了了”的精妙。更令人屏息细辨的是,那些传统纹样里,悄然注入了当代的理解——古韵中无陈腐之气;精致里生磅礴之力。

谈及这幅作品的构思、设计与雕刻的艰辛,张金星的目光落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上。他语气平淡,用词简单,带着浓重的乡音,时不时搓搓手、搔搔脑壳,偶尔抬头,眼睛里透出一股庄稼人的憨厚,整个人朴实得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原木。

他知道,作为与“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的滇藏茶马古道,是当代西南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依托。他已把这幅壁画长卷捐赠给云南民族博物馆,不久就要转运过去,供千万人赏读。

剑川的木香,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散去。或许,在张金星肩上,始终压着一根扁担,一头挑着非遗技艺的传承,一头挑着这种技艺在当代的发展。尽管鬓角被压出了霜华,他坚守的脊梁却从不弯曲。

走出工坊后门,发现瓦房背后有一座小山丘。暮色渐浓,光影迷蒙处,我恍惚觉得,那起伏的山形,竟也酷似一只静静安放的墨斗。

□ 丁蕾

调查结果出来,积水跟我家无关。过了几天,我见到那个摔了跤的邻居,她朝我尴尬地笑:“是我误会了。”我笑一笑:“没大伤,已万幸。”

这场家门口的风波,就像一阵急风骤雨,打过水面,溅起浪花,又悄然散去。忽然想起刷到的新华社视频:苏州地铁车厢里,一位女乘客不慎打翻手中的奶茶。也许没有带纸巾,但她没有半分迟疑,解下脖颈上的围巾,仔细擦拭沾了奶茶的座椅和地面,确认无残留后才下车。她的行为在网上掀起一股热浪,大家纷纷为这位暖心的乘客点赞!

把围巾当纸巾,那是情急之下的一份责任担当。这份责任担当,就藏在生活里的许多小事里:擦去地板的水渍油渍,是怕旁人滑倒;拭去地铁上打翻的奶茶,是怕他人不便;为自己留下清白,是守住内心的坦荡。

> 闲话

晒太阳

□ 赵西蔚

周末上午我晒被子的时候,看到窗台上有很多干橘子皮。原来是儿子放学后经常在阳台上吃橘子,打算留着做陈皮呢。初雪过后,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度以下,儿子有时放学后没有办法进行户外活动,便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远望和吃水果。

我把晾衣架摇下来,把床单和被子搭上去,大片大片的阳光洒在我的被子上,洒在晒干的橘子皮上,洒在开了花的蝴蝶兰上,也洒满了我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连空气中的尘埃都裹着温柔的光屑。冬日的阳光,慷慨却不耀眼,仿佛只要有这阳光在,周身所有的阴霾和疲惫都能够被驱散,浮躁的心也随之沉静下来。我眯着眼睛,感受那光的恩赐,不由得想起前几天与同事小李的对话来。她说她家孩子近来状态不是很好,还没到青春期的,每天不是闷闷不乐就是爱发脾气,一家人很是苦恼,可又找不到原因。

我想了想问小李:“你每天几点接孩子?”“孩子在学校上完延时课,我下了班去接,得六点了。”小李说。

“那周末呢?”我又问道。

“周末得上篮球、下棋、奥数和英语课,回来也得晚上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晒太阳呢?”

“晒太阳,什么晒太阳?”小李不解地问。

“孩子需要晒太阳,大人也是。”我拍了拍小李的肩膀,对一脸迷茫的她说。

小时候,我住在姥姥家的老平房里。姥姥很喜欢晒太阳,哪怕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只要是晴天不起风的时候,姥姥就和很多胡同里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晒太阳边聊天。他们穿得严严实实的,把双手缩在袖子里,东家长西家短地唠着,惬意地感受着冬日里那宝贵的温暖,任阳光如精灵一般在他们的银发上跳跃。我们小孩就在胡同里跑跑闹闹,在阳光下跳绳、跳皮筋、捉迷藏。姥姥常说,人其实如草木一样,需要光合作用,不晒太阳就浑身没劲,冬天更需要晒太阳,再暖和的取暖设备都取代不了太阳光的滋养。

多年以后,当我长大成人,每每感到疲惫、烦恼或者委屈的时候,总会想起姥姥的话来,像姥姥告诉我的那样主动去找“太阳光”来疗愈。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寒冬,我工作的办公室位于阴面,尽管有暖气、空调,还是觉得少了许多暖意。上小学高年级的儿子在教室里坐上一整天,作业也经常写到晚上,小小年纪便常常将头埋进书本和夜色之中,一天也很难见到一次太阳。所以每当周末或者节假日,如果赶上一个大晴天,我们就赶紧找个舒服的姿势到阳台上“晒太阳”,读书、玩游戏、听音乐,或者只是闭上眼睛冥想。有时还去户外徒步、跳绳、骑自行车,让整个身体沐浴在暖烘烘的阳光里,把劳顿的心也晒一晒,汲取自然界最纯粹的正能量,驱散一周的湿气和阴霾。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我想把这句海子的诗分享给小李,也分享给每一个只顾低头赶路、却忘了抬头感受阳光的孩子和大人,然后再拉着儿子的手说,走,咱们晒太阳去。